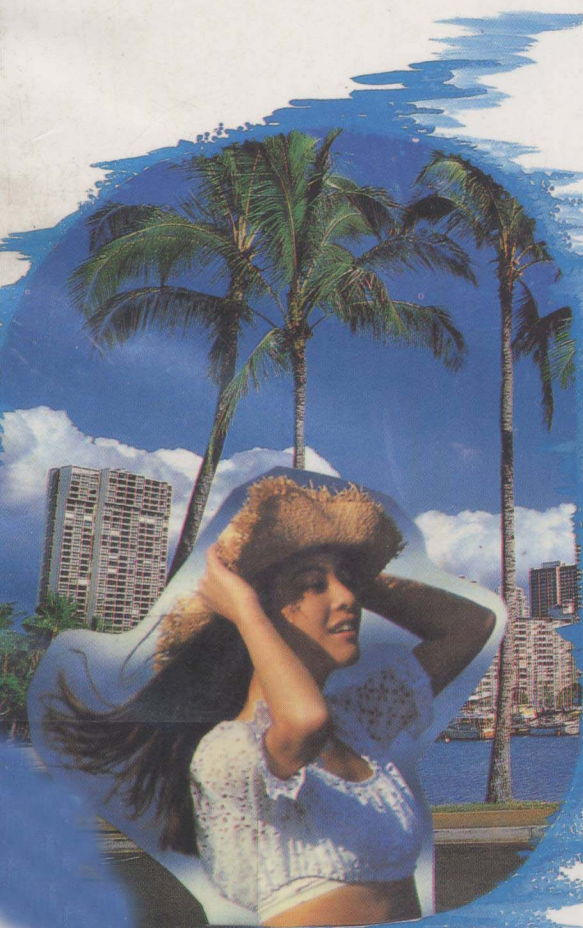


H · N · D · D · L · N · R ·

海南的大陸女人

南翔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南翔 著

海南的大陆女人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傅小北

封面设计:傅廷煦

海南的大陆女人

南翔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江西宜春地区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3 印张 3330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定价 7.80 元

ISBN 7-5006-1361-X/I·291

内 容 简 介

海南是中国最小的省,海南却是中国最大的特区。风起云涌,变化万千的海南以其卓具特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赶海者”,《海南的大陆女人》独具只眼选取了读者最感兴趣的“赶海者”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发隐剔微。这里有婚恋失败者的重振旗鼓,这里有雄心勃勃者的孤注一掷,这里有意气风发者百折不挠的仰天长啸,这里有一着不慎者追悔莫及的斑斑血泪。这里有生命的不安与躁动,有心灵的隔膜与阵痛,也有日常人生的烦恼与忧伤。作者正是在这种种的矛盾冲突中准确把握住了这个世界特有的一种激荡不安的时代情绪和生命律动,使作品既充满生气,又不失高远幽深的情致,文笔老辣,境界阔大。是作者本人提出的一个文学观点——“表层可读”加“深层可读”的成功实践。

可以毫无隐晦地说,本书作者是几下海南隐名私访,方撰成此书。其中部分篇什发表后,获得很大反响与评价。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道是无情 |
| 第二章 | 米兰在海南 |
| 第三章 | 永无旁证 |
| 第四章 |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
| 第五章 |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
| 第六章 | 淘洗 |
| 第七章 | 阳光下的坦白 |

雅俗共赏的海南风俗画

——序《海南的大陆女人》

陈 墨

南翔平凡朴实,看起来通俗易懂,只有与之交流,深入了解,才能发现他内容丰富,境界高远,一如他的小说。

他不是那种典型的书生。第一次见到他,倘若以貌取人,定谬以千里。他的一张脸象是常年屡月受日晒雨淋,只能使你想到猎人或牧人;而那双粗枝大叶、骨格变型的手又让你想到搬运工人或拳击运动员,实际上,他是货真价实的大学教授,又是划一不二的优秀作家。

这位年轻的作家兼教授不仅会教书、写作,而且能烧得一手好菜,家务也炉火纯青,为朋友们增添了一桩人间乐事,那就是到南翔家去做客,保证聊得开心,吃得开胃。当然,有人开颜,也有人汗颜,不知道南翔这家伙哪来这么多的精力、这么大的能力。这正是:

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

说到文章,南翔有一个说法,力求做到雅俗共赏,什么人都能看,什么人都喜欢看。也就是说,既能进得殿堂,也能下得地摊。

说到做到。南翔的小说创作真的是朝着这个目标而来,既非常的好看,通俗易懂,又非常的耐看,内涵深刻。比如他的获奖小说《黑耳鳶》,写的是一群大学哲学教师开会,“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讨论会”。哲学家开会,这个题材想来既深奥、又枯燥,一般人难以看懂,也不会感兴趣,可是小说的开头,写的却是哲学家们吃饭,而且

饭未饱而菜已完，大出哲学家们的洋相，原因是没有钱。吃饭和缺钱，这是一个俗而又俗的话题，谁都看得懂，谁都全感兴趣的。哲学家要开会也要吃饭，要讨论和思辨也要娱乐，而且来了就要去，去就要买车票或飞机票，因为缺钱，这些事处处难办，让人时时尴尬。《黑耳鹬》写的就是这些。这叫化雅为俗，变高深为平常，毕竟哲学家也是人。另一方面，《黑耳鹬》又不只是写了会务困难，也写了哲学家们的讨论、争议、思考、价值观念的冲突和思想方法的矛盾，从而在生活困窘之上还有精神危机，这是小说的更深一层的东西。在形式上，《黑耳鹬》既形象又抽象，既有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及其生活细节，又有意蕴丰富的隐喻和象征，比如小说中的黑耳鹬、纸风筝（“送饭的”）等等。

《黑耳鹬》是南翔小说创作的一个成功的典范，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此后，南翔又写了中篇小说《白的光》、《亮丽两流星》、《四个放飞的女人》、《失去的蟠龙重宝》，以及长篇小说《没有终点的轨迹》（一名《相思如梦》）等优秀作品，题材和方法上，在不断的开拓和创新。上述作品中，有写工人的，有写村妇、村姑的，有写大学师生的，也有写商人的，不仅有现实题材，而且有历史题材，可见南翔创作视野的开阔。这些小说的方法和形式也都不一样，有写实的，也有传奇形式的；有时序不乱的，也有时空交错的；有叙述体，也有笔记体……南翔锐意创新，不断自我突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然而只要是南翔的小说，不管题材、方法、形式上多么不同，依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如注册商标，那就是雅俗共赏，好看又耐看。一部《没有终点的轨迹》又叫《相思如梦》，就很说明问题：你可以把它当成通俗的言情小说来看，即《相思如梦》；又可以把它当成纯文学作品来看，那就是《没有终点的轨迹》了。实际上，“没有终点的轨迹”是一个深刻的象征和寓言。

后来，南翔到海南去了。

南翔到海南,这是一个富有诗意的话题,也象是一种宿命,因为他是“向南翔”(南翔姓“相”),那是非翔到天涯海角不可。他是去搜集素材,体验生活的。然而在现实的俗世界里,却很少有人信他,一时议论纷纷,有各式各样的猜测:这家伙,是去挣大钱、创大业去了;是想树挪死、人挪活?是寻求浪漫和梦境?是找点冒险的刺激?……好意的话是他到海南去寻找发挥才干、发展事业的机遇;恶意的话则是以为他为了摆脱某种情感的纠葛,不好不恶的说法是去随大流、赶时髦。——“到海南去!”确已成了我们时代的大潮,过江之鲫,闹海蛟龙,顺水虾鳖,一时纷纷南下。有弄潮的,有下海的,也有看热闹的。

那时候的南翔面对如此这般的议论作何感想,不得而知。幸而,有一个叫米兰的女孩相信他是来体验生活的,她说:“为了写文章的目的而来琼岛的,恐怕不多”,但她还是相信南翔正是这种少见的人。还有一个叫依丽的女孩,得知他是来搜集素材的,便把自己在海南的一番泪痕斑斑的经历全都告诉了他。

再后来,南翔从海南回到了内地。带来了这部《海南的大陆女人》。——米兰和依丽,都是书中的人物,当然纯系作者虚构。

海南是不好写的,要写好就更难。这个偏远的南海岛屿如今成了大陆人关注的热点和中心,它是全国最小的省份,却是最大的特区;有最古老的文明和土地,又有最现代的发展和建设;有最浪漫美丽的自然景观,又有最世俗现实的社会场景;本是少数民族的僻居之乡,如今倒成了汇集全国各地来人的新兴闹市,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光是语言就有百十种,作家如何下笔?

《海南的大陆女人》叫我服了。

我没有去过海南(因而特别想知道这方热土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部书让我如临其境。我仿佛听见了夜航海峡时的汽笛与涛声,看见了秀英码头及海口街头的人潮涌动,闻到了酒吧饭馆飘来的海味鲜,同时还感到了那嘈杂热闹的人海中许许多多年轻主人公们心灵的孤独和寂寞。它象是新海南的风俗画,或说是海南的新

4 海南的大陆女人

风俗画。海南是新的，风俗也是新的。而这部风俗画般的小说更是崭新的佳作。

我说过南翔的小说追求雅俗共赏，可以见仁见智。这部书也不例外。

前人袁宏道说过：“画有工似，有工意，工似者亲而近俗，工意者远而近雅。”南翔的这部书，则是既工于似，又工于意，介乎二者之间，却得二者之长而融为一体。既通俗好看，又意境深邃。

小说所写的人物大多是普通平凡的人物，事情也是些世俗琐细的凡事：打工、挣钱、恋爱、吃饭。要把这些凡人俗事写得生动有趣、能吸引人，这就需要作者有深厚的艺术功力了。小说题为《海南的大陆女人》，书中的大陆女人大多是年轻的，有知识的，而且差不多都是单身的女人，当然还有单身的男人和结了婚的男人。这样一来，小说就具备了好看的基础，因为单身的女人和年轻的男女一定有“戏”。小说也确实抓住了这一点。比如一个叫阿缅的女孩明知舒风有妻子，却还是毫不犹豫地与他同居了，而且明确地表示只要爱情，不要婚姻。只是后来，舒风的妻子从大陆到了海南，阿缅的思想感情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和冲突，这个故事虽然很老套，却照样能吸引人。又比如那个名叫依丽的女孩只身来到海南，唯一的熟人没能如约来接她，她只得跟上一个船上认识的小伙子上了岸……这样的故事从一开始就紧紧地抓住了读者的心。小说中诸如此类的故事，这里不必一一透露，以免减少了读者的乐趣，也泄露了小说的天机。

我要说的是，《海南的大陆女人》不仅有很好的故事情节，而且有更内在、更丰富的东西，需要我们认真去领会。作者并没有把小说写成婚外恋、三角恋的传奇，也没有写成用心机、搞阴谋的悬念，而潇潇洒洒、平平淡淡一派天真自然。作者另有图谋，那就是力求真实地描绘海南的大陆人的生活场景，写他们如何交友、如何恋爱、如何打工、如何挣钱、如何消磨时间……等等，这在内地人看

来,无一不是奇异的风俗和景观。进而,作者又在这些生活场景中写出海南的大陆人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比如那个叫房晓英的女孩,公开宣布十年之内只谈恋爱不结婚;比如舒风过生日请客要女友掏钱;又比如为了联系业务,罗雪林把自己的生日提前半年之久;王小梅虽是马江的朋友,为他办事照样要收手续费、好处费……这些在内地人看来都是少见的,然而在海南却象吃饭那样平常又平常。生活方式变了,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当然会变。

南翔的长处是善解人意。这部小说的妙处当然就不只是风俗画,而是有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前面提到的那个米兰,从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对作家的理解,正是她的慧质兰心的表现,象这样的女孩怎么能不吸引人呢?其他如凡玲、曾月辉、方红、文菲、阿缅、王小梅、依丽乃至舒海霞……无不个性鲜明,各有特色。当然小说中的男性,如舒风、罗雪林、马江、皮隆、洪子、孙思宏……等等也是一样的生动活泼、多彩多姿。南翔善解人意,用于描画人物,不仅表现出对他们的深深的理解,而且将他们的灵魂解剖得淋漓尽致,让人怵目惊心。比如那个叫曾月辉的女孩居然替抛弃她的男友小赵作伪证,害得女友米兰丢掉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正是小说的深刻之处。作者不仅写出了人物心理的常态,而且也写出了人物心理的变态。又比如那个叫洪子的青年,在内地是一个大型企业的团委书记,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到了海南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意志消沉,精神变态,这不仅是他的投资失败造成的,而且表现出了他的心理承受力的极限和意志的脆弱。总之,小说中的人物,很多是令人难以想到的,只有独具慧眼,才能将他们写得栩栩如生。

再说作品的“意”。在哪里呢?就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同时也在小说的整体之上。这部小说叙述了十多几十个青年男女的爱情和事业的追求与奋斗,依常规,应该皆大欢喜才是。但在这部书中却并非这样——这正是雅与俗的最后分界线——小说中的人物在事业上的奋斗或挣扎固各有成败,而在爱情上的追求和努力却无一

不是徒劳失意，想追求的都没有得到，而得到的却不是想要的。这样写，显然与作者的审美情趣有关。它的意义有以下几点。一是一种更深刻的心理真实和感受；二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现代生活中人的孤独；三是使小说的情节具有开放性：他们都还年轻，依然在奋斗和追求，生活的意义就在这种过程之中。

作者将人物的“海南梦”撕开了又缝合，砸碎了再重组，使我们看到了热烈的阳光下的凉爽的风，看到了热烈的追求中的寂寞的心，也看到了人生的光荣与梦想背后的宿命般的忧郁和感伤。这使小说的审美境界格外的幽深或高远，让我们回味无穷。

在写作方法上，看起来是在讲故事，娓娓道来，并无技巧的痕迹。实则，这正是一种更高明的技巧。不说别的，光是叙事的角度就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变来变去。如《淘洗》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这很平常；《米兰在海南》等是让作者直接走进书中，与人物直接对话，造成了第二种视角；《道是无情》则又改由主人公依丽自叙衷肠，用第一人称叙事。……这样视角的变化，不知不觉间将小说的全景、远景、中景、近景、特写等不同的视角画面了无痕迹地组接在一起，从而组成了一个人世、人物、人心交织而成的立体的艺术世界。使这幅风俗画更加多彩多姿而又富有变化。

关于这部小说我已说得太多。我不该说这么多的。小说就在大家面前，何须我在这儿罗嗦？好在南翔的小说雅俗共赏，层次丰富，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男人们看到事业的光荣与梦想，女士们看到爱情的美好和感伤，俗人们看到海南这地方的奇风异俗，而雅人们看到小说中人性的高贵和卑污……究竟能看到些什么，须凭各人的修为而定。我把自己的看法贡献给大家，仅供参考。是为序。

1993年3月12日于北京

道是无情

即使面对我这个江西老乡，刘依丽也不肯告诉我她毕业于江西的哪一所大学。客轮从广州洲头嘴码头驶离不久，我就在船舷边结识了这个在海南独闯了一年多的姑娘。但是她却愿意把她一年多的酸甜苦辣毫无保留地告诉我。

海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遥远而美丽的梦。一提起海南，我眼前就会出现挺拔的椰树，旖旎的海滩和荫郁的橡胶林，那是从影视和画册中得到的印象。

头回赴海南，乘的是水仙轮，五等舱。

生平喜欢水仙花，乘了与之同名的船，心里越发添了几分欣喜。

白日整天呆在船舷边，看江，然后看海。看乏了就希望身边有一个人同你聊聊，可是船上的无论男女，除非同行者，似乎都不兴与陌生人搭腔。

天黑尽了，我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黑漆漆的海面，若看到一星半点渔火或一艘海轮，心里就会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

你是第一次来海南吧？身边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个男人，30来岁，一口浑厚低沉的男中音。

我下意识地收束了一下身子。

尽管我不忌讳旅途中有一个陌生男子与你搭话，我认为独行中的女子过于谨小慎微是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但现正夜间10点半，值班员已经清理过一次甲板，黑幽幽的船舷上只有我和一个陌生的他。

他白天怎么不来搭话？我白天在这个地方伏了上十个小时。

他却噗哧一声笑了。

我问他笑什么。他说第一次见海是从上海去青岛，以前总听见说“湛蓝湛蓝的大海”或“蔚蓝色的大海”，后来亲临大海，却见海水怎么看都不是蓝的。以为是隔得远的缘故，于是把父亲的一只药瓶偷偷倒空了，找了一团线缚住瓶口垂下去舀海水。父亲知道以后，好气又好笑。

他说，在海上行得多了，我倒更偏爱海水呈墨黑色的时候，墨黑色的海水却翻腾出雪白的浪花，那真可以让人生出几分奇想呢！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被他率真的情趣感染了，我后来跟他说，要想解除一个姑娘对一个陌生男人的警惕和戒备，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做出一副率真和有情趣的样子，再加上同情心。

说那话的时候我已经让他领略了一个姑娘绮丽的风云。他听罢依然一笑，但已不复有往日笑声的爽朗和甘甜。他说，那是做得出来的么？做出来的东西哪能蒙骗得了你的眼睛。

至今想起来，船舷边的那个夜晚，依然是我与孙思宏最值得回忆的时刻之一。

一时之间我们就彼此信任、袒露胸扉。我说，你是不是孙思邈的隔世弟兄，就差一个字么！他说，你父亲怎么给你取个“依丽”，我看你自己的“丽”就很有特点，谁的“丽”也不需要依。我说，父亲是对的，你若是见我母亲，就会惊讶此之“丽”活脱脱是彼之“丽”的翻版。

混沌漆黑的水天间，跳出一星灯火。我问那是不是航标。他说那应该是一只夜不归港的渔船。我问，如果天气骤然变化，那会不会有危险？他说，只要出了海，就与危险为伍了。

我心里悄然一动，我感受到他这句平淡话语中的分量。我情不自禁转过头来，他偏瘦偏长的脸廓在微光中现出简洁而硬实的线条，挺拔的鼻梁，短而浓密的头发无所修饰。我不喜欢男人在头上费太多的功夫做太多的手脚！太欠自然的女人头我都看不惯，何况男人！

不禁好笑：别人的脑袋与你有何相干，都像你这般简单，哪来大街小巷栉次鳞比张红贴绿的时髦发廊。

近12点的时候，值班员又到甲板上来巡查了。我们正说在兴头上，也只好回舱睡觉。他睡三等舱，他说他那间房里还有一个空铺不妨就睡在上面。我说这趟船乘客少，五等舱里空了一半，我的行李还在五等舱里呢。

皮箱里盛着一个20来岁的姑娘的衣物，式样尚合时尚，质价却绝对低廉。

次日，孙思宏很早就下舱来看我。他说，摇过吃饭铃了，早餐我请客。

心里想，早餐不花两个钱，你就大方。嘴里道，等到海口以后，上你家去吃。

他说，到海口，我请你吃一两次早茶还是请得起的。

他问，海口，除了你那个中学老师，还有其它熟人吗？

还有几个，我说。不愿在他面前露出孤单。

他沉吟，那种地方，人情相对来说比内地薄了，另一方面，人情又依然很重要。

我一笑说，总因还是在中国。

你那老师具体给你落实了单位吗？他问。如今海岛上求职也不易。今年本岛的自费大学生虽是计划内也分配不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每当听到“自费”二字，就如同在受伤的

心口上狠抓了一把。85年高考,以19分之差我成了本科自费生。无形的和有形的压力使我入学之初直至毕业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尽管成绩稳定在前5名,到打点行装的时刻,除了比别人多交5千块钱学费之外,依然不在分配之列。即便是学习极差的同窗死活不去的一般中学,我却好话说尽烧香磕头也不得其门而入。

墙上是父亲的遗像,相片泛黄,镜面已蒙灰。在门口张罗小店铺的母亲日渐衰老,做什么事都显得力不从心,日新月异的市面将她这间年久失修的小店铺越发衬得颓败,随着居民迁移、道路改建,来光顾这家小店铺的人更见稀少了。

我把远赴海南的意图告诉母亲以后,她流泪了。但我去意已决。

行前,母亲给我塞了不少钱,我抽出一半悄悄放回原处。大学四年,我花费母亲的实在太多太多。我发现,也正是从我入学起,母亲变得小器了,为一两分钱与顾客争执计较,为水龙头没拧紧对我发脾气,为省电叫我多在学校住宿……

听完我故作平淡心却哀伤的叙述,孙定定地看我一眼说,看得出你是个性格倔犟的人。

水仙轮比预定时间早一个小时驶抵,但因没有泊位,只好候在秀英码头之外。

你的那位张老师一定会来接你吗?他问。

一定会。我被他问得有些发慌。张老师是我高中三年的班主任,对我最为赏识。我来海南之前曾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他回信说,你既然不怕吃苦,既然什么都可以作最坏的预想,那就来吧。来,然后知端底;干,然后见分晓。

秀英码头比我想象的逊色,不见宏阔,也不见繁闹。

我在寥寥无几的接船者中逡巡了几遍,不见张老师,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无助的失望。给他的电报预留了足够的提前量的。

孙思宏四处张望了一阵之后说,接船不容易,因为它不像火车那样准点。先上我那儿去吧,不然就没汽车了。

只能如此。一路上我无心看路旁的风景。头回来海南，人生地生，张老师说什么都得抽空来接一接呀，况且这也是他事先提出来的。

大巴停在市中心，孙思宏叫了辆的士直抵他的家门口。

三楼，两室两厅。很简单也很豪华的几样家具：红木沙发、挂衣柜、一张极厚的席梦思，很宽阔。瓷砌的地面上凌乱摆着一架游戏机。

你那位呢？我问。

我哪位？

妻子。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了我有妻子？

我讶道，刚才你为什么说到你家？

这难道不是我的家吗？难道非得有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在同一穹顶下才能称做家！

他在船上的温文尔雅不见了，一副咄咄逼人，莫非就因为到了他的这个“家”？

我说，家的最小单位也应该是两个人。

他问，你倒说说，我这里应该叫什么？单身汉宿舍？集体宿舍？公寓？

被他这么一抢白，我倒的确无话可说。我说我累了，也渴了。我不是到这跟你辩论来的。

他赶紧拿出各式饮料，还有苹果和梨。他说就下厨房做面，中午只好将就一下。愿玩游戏机你就自己开。

我说，我已经长大了。

他说，游戏机是长幼咸宜的玩具。海湾战争中，美国士兵的电脑操射准确无误，就是得益于平时好玩电子游戏机。

我说，你得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赶紧下面去。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以这般随便的语气同一个才结识不久的男人说话？一个能让姑娘在他面前轻松自如的男人是容易博得好

感的。

我拧开电视，然后边吸椰子汁边看午间新闻。轻松下来，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就是类似家的感觉。

事实说明，我对张老师的揣测是对的，在我电报到达的前两天，他就赴三亚出差去了。待他回来以后，我已经在他家住了两天，陪我的是他的爱人钟老师。

在内地时，他俩一个中教，一个小教；到海口，张老师供职于省政府一个下属单位，钟老师仍当她的小学老师。

钟老师说，因为呆在学校，一周 18 节课，一样的忙，所以感觉不出同内地有什么大差别。工资虽然高些，消费也高，两抵了。

她虽然是无意闲说，我却住得不安了。只有勤快帮女主人做事；待她上班以后，该洗的洗了，不该洗的也洗了。感动得钟老师夸道，有你这么勤快的手脚，哪个人家都会把你留下来。

我心里酸酸的，莫非只是一个勤快的保姆？

谁料张老师给我物色的一个职业，离保姆也不差太远。他原本给我联系了一所技工学校，孰料中途换了头儿，那个教师的空缺很快就换了别人。我跟他出去跑了几个单位，都失望而返。这天，他有些尴尬似地对我说，有个地方，工作相对稳定，工资也比一般单位高一些，而且包吃包住……只是，对你未必合适……而且，以后还可以另作选择……

什么地方？我问。我这时只需要一份工作，我不需要那么多“而且”。

一家饭店。

那是好地方！这几日见我同张老师奔波到午夜始归，钟老师脸上都失落了笑容。

这是一家私人饭店，门面和内部装修都显得大方而阔气，却起了个很俗气的名字：日日发。

老板姓方，40 出头，相貌堂堂。

你能干什么？方老板坐在我面前问。